

坏爸爸·好爸爸

任大星

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6.黔北的小麦魂

在我小时候的上海,称呼白酒,习惯地叫做高粱酒。这意思就是说,酿制白酒的主要原料,是高粱。而对于黔北酒的酿造来说,小麦是至关重要的。茅台镇上产的酒,绝大多数都属酱香型的。

所谓酱香型酒,指的是其香气浓郁芬芳,细腻绵长,微微透出一股甜酱爆炒时散发出的那种妙不可言的韵味,其间还夹杂着玫瑰花的幽香和香兰素的优雅。让人情不自禁地在品尝酒液时陶醉其中。就是这种被人誉为“风来隔壁三家醉”的酱香魅力,主要取决于小麦的功力。小麦做大曲不添加任何的香料和辅助药物,世称白水曲。

仁怀及其附近山地产的小麦生长于红沙坡土壤中。这种土壤,除了透水性好,能起到天然的渗滤作用,其土质松散,土体中砂质、砾石含量高,空隙度大,因而土壤里空气充足,保湿性能好,适合土壤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,有机质增长快,养分含量丰富。土壤中的肥力比黄壤土高。这些肥气大的山地上产出的小麦,麦粒腹沟深而多粉,每年端午前后小麦上市,酒作坊、酒厂纷纷争相购进,磨碎之后踩成曲砖,按照传统方式堆积,既不能遭风吹散,又不能完全密不透气,其间用青草间隔、覆盖,温度使其高达超过50摄氏度,最高的甚至有60摄氏度。这就是如今已很有名的高温制曲。

制曲首先是挑选新麦。仁怀山地种植的“光头麦”“红花麦”“火烧麦”“白麦”等好麦子收购来之后,经过筛选,把虫蛀、霉烂、杂皮的都一一剔去。让那些均匀透亮、饱满诱人的麦子,加入一点水后磨碎。在当地,这叫酒粮。

磨碎的麦子有粗粒、麦皮和细粉,摸上去手感合适了,才能拌曲。这个“合适”,只有操作者心领神会。添加进母曲拌好之后,就得踩曲成形。成形的曲砖四周紧、中间松,大小基本统一。曲砖堆积之后,在发酵的过程中,还要每隔一个时间段,进行翻曲。特殊的制曲工艺,为的是曲砖在发酵过程中,繁殖微生物,生成大量的天然香气物质,使其达到芳香馥郁、持久不散。白水曲,这就是黔北的小麦魂。它之所以如此重要,是因为它是黔北酒的糖化剂,又是发酵剂,还是产生多种微生物的混

合酶制剂。

高粱是酿造白酒的主要原料,在茅台镇上酿酒,也不例外。只是,茅台镇酿酒所用的高粱,和其他地方产出的高粱也不一样,黔北山地之外的田土上栽种的高粱,是酿不出风格典雅的酱香型白酒来的。

仁怀山地种出的高粱,是专门用来酿酒的高粱。黔北酒的酿造,坚持只采用仁怀当地地产的高粱。这种本地高粱同小麦一样,生长于紫红色的高原土壤中,既耐得高温,又耐得土地的瘠薄,仁怀山地的条件特别适宜于它生长。和外省、外地的高粱相比,这种高粱颗粒小、皮质厚、扁圆、结实、干燥,不易霉变虫蛀,既耐蒸耐煮耐翻搅,适合茅台酒师酿酒时高温堆积发酵,即便多次混拌也不会烂掉,故而保证了酿出的酒有良好的质量。为此,专家们做出了权威性鉴定:本地高粱属于硬质胚乳型,水分含量为11.5%,单宁含量在2%以下,淀粉含量63%,其中的支链淀粉占90%以上。

那么,为何唯独仁怀及其周边县份才能产出这种酿造酱香型白酒的高粱呢?一句话: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山川产一方粮。这里的山川河谷极具特点,日照、雨水、风向、土壤、植被、气候一些经济地理环境,加上地热现象普遍,天然温泉多,形成了特殊的大自然条件。黔北山地上的老乡们,历经千百年和大自然打交道,培育出了适宜于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高粱。

酒师们常常会喜形于色地给你屈指指数来:红缨子高粱、牛心子高粱、荣昌高粱、矮子红壳高粱、特矮秆高粱、矮子黑壳高粱。其中传统的本地良种“牛尾轮”、“甜水子”高粱,也深受酒师们喜爱。只因这些良种都保持了单宁、角质、淀粉、支链淀粉和水分的含量适度,结构紧密,耐蒸耐煮,经得起多次的翻搅,不会糊化的特点。

为茅台镇栽种高粱的山民们,谁都懂得,高粱这东西,最重要的是两样:一是支链淀粉,二是单宁。有了这土生土长的两样玩意儿,加上水啊、空气啊,白水曲啊,再经茅台酒师们的酿造,哈,世间最好的酒就捧出来了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“警察叔叔,我是一个受害者,脚部受了伤,无法走动了,快来救救我吧!”那年轻女子央求着说。天哪,我马上听出来了:这不是周薇薇的嗓音还能是谁啊!

“周薇薇!是你吧?公安部门专门派突击队前来解救你了!我是汪大刚嘛!丁一棠也一起来了!你怎么会一个人躲藏这里的?”

我说着,鬼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已经泪流满面。在这同时,我已不顾性命地几步冲进矮树丛,一把抱起了周薇薇,横托着她的身子,把她抱到了张警官的面前。

这时候可以看出来,周薇薇身上那件薄薄的月白色短袖连衣裙已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,头发散乱,手臂上还留着几条红色的印痕,肩上的小皮包和左脚的一只风凉皮鞋都已经不见,显得很狼狈和可怜。不过她的精神状态倒还相当镇静,既没哭泣,也没怪声怪气地喊叫或呻吟。

我连忙让她坐在一簇青草上,把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到了她的身上。丁一棠也很快脱下了身上的外套,垫在她的身底下。

张警官随即询问了周薇薇,要求她简明扼要地说明一下她在这以前遭遇到的所有情况。

我们一鼓作气穿过了毛竹林,又翻过了一个小山头,再走了没有多远,终于望见那道十几丈宽、一米多高的大岩石斜坡了!我

不由大松了一口气,使劲加紧脚步来到了大岩石斜坡低下,准备请张警官立即登上斜坡去观察一下那两间木板工房。丁一棠那家伙当然也和我一样高兴,还把我匆匆拥抱了一下,用来庆祝我们已经准确无误地完成了带路的任务。然而,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里,却出现了一个天大的意外——

当时虽已接近黎明时分,东方天际渐渐映现出一点鱼肚白色,但大岩石斜坡底下的矮树丛一带,还是沉沉地看不清任何东西。

我正待对张警官开口说话,突然听到矮树丛中间好像有人偷偷连打了两个喷嚏。尽管那人极力想用手掌遮住喷嚏声,却还是让人可以听出来,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喷嚏声。

“谁?什么人?”张警官立即奔了过去,用手电照了一下,小声喝问,“快出来!我们是警察!”矮树丛里也亮了一下手电光,向张警官他们几个人忽地照了一下。

35元,把沪上100多位超好的家庭教师请回家

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让你把这个近乎天方夜谭的奢望变为现实

目击现场

近日上海某书店可谓人山人海,众多学生、教师和家长纷纷涌进书店,奔向同一个摊位,拿起摊位上的绿皮书如饥似渴地阅读着,该书究竟有何魔力让大家爱不释手并为此奔走相告?

这本绿皮书是国内多位权威教育专家联合上海一线名师,主要针对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教材的不同特点,历时两年精心研讨,联合上海大学出版社共同推出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。目前此书仅在上海几家书店和钟书网上商城销售。



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3项超能力

- 老师常备的参考工具
- 能用它备课
- 家长常用的辅导资料
- 能用它辅导
- 学生须用的家庭教师
- 能用它自学

全景解读

教师轻松:教材讲解全面,分析透彻,老师备课更轻松了

有老师抱怨,如今学生教材难度增加,讲解太深怕学生听不懂,太浅又怕不到位,手中的资料有限,无法准确把握教材,备课成大问题。

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完全紧扣教材,精准梳理课程提纲,由浅入深一步步解读,并按照易考点、易错点、疑难点归类,提炼典型例题,分析解题思路,适时总结解题规律。

一位初中数学老师拿着新买的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不由地赞叹,书本上一小节内容,绿皮书里被延伸扩展开来,不仅能细致入微地全面解读教材知识,而且通俗易懂,逻辑思维明了,解决备课难的问题。

家长无忧:教材科目齐全,讲解细致,家长辅导更容易了

书店里一位阿姨拿着刚到手的高中物理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,边走边喜滋滋地说,终于买到了,这下辅导孩子再也不用发愁了。

有的家长平时工作太忙,无法分身辅导孩子,教材又跟当年自己学的不一样,有的题型别说孩子,家长都觉得难以入手,终于狠下心来为孩子请

家教吧,可是科目那么多,每月挣的工资都给家教还不够呢。

所幸有了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每个学期的每个科目都很齐全。教材内容与课本紧密相连,能全面解读教材内容,家长辅导孩子抑或孩子自学都没有问题。有了这本仅售35元的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,就相当于请了100多位上好的家庭教师。

孩子无虑:教材分析透彻,由点到面,孩子自学更方便了

某重点高中秦同学表示:竞争太激烈了,好多同学因压力过大生病了,落下不少功课,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,幸好有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帮助我们补课。

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主要是围绕教材,从课前预习到辅助基础知识讲解,然后习题讲解以及相关拓展,从易考易错疑难的典型题型入手,化繁为简,透彻解析,总结解题方法。

据秦同学介绍: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是班里的大热门,差不多人手一本。差等生看了此书由浅入深的讲解方法,开始对自己重拾信心,再也不怕考试了。中等生仔细揣摩并摸准了此书典型题型的解题规律,成绩随之提高一大截。高等生根据此书已开始跳级自学了。

教材内容全解,教材习题全答,教材资料全有

助推新学期老师备课法、家长辅导法、孩子学习法的全新变革

据了解,目前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实体书店只在上海各大书店销售,每天售出近千本,许多买不到此书的广大家长和教师,纷纷让上海的朋友帮忙或从钟书书城和淘宝网购买。

现在这本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已成为老师常备的工具书,家长常用的辅导资料,学生上好的家庭教师。这也正应了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能3全的教材特点。

盗版举报电话:13817060001

全市新华书店 钟书连锁书店 iobook.sh 网上书城

<http://shop62264773.taobao.com> 淘宝网

<http://shop62228622.taobao.com> 淘宝网

新学期,向上海22家书店推荐的一套好书

出版社公告

“《新教材完全解读》在上海地区仅授权钟书书店,上海新华书店,上海书城”销售,网上销售仅授权钟书网上书城销售,请读者到出版社指定的书店购买,谨防盗版。”

盗版举报电话:13817060001

全市新华书店 钟书连锁书店 iobook.sh 网上书城

<http://shop62264773.taobao.com> 淘宝网

<http://shop62228622.taobao.com> 淘宝网

新学期,向上海22家书店推荐的一套好书